

俄毛對印支爭奪的經緯與態勢

羅石園

印支變色後，一般均認為俄毛對此一地區的爭奪，已因美國的撤退形成短兵相接，由暗鬥而化為明爭。實際情況如何？要探究雙方態勢及動向，必須回溯二十多年來，為此所造成的「和」「戰」路線之爭，及每一階段勝負和策略的變化。

一 毛共與北越關係及歷史背景

紀元前一二〇年，時當周公居攝六年，越裳國即重譯來朝，成為中國藩邦。至秦始皇三十三年（紀元前二一四年），略取南越陸梁地，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^①，使越南北部已納入中國版圖。其後趙佗自立為南越王，雖其國土包括桂粵與越南北圻，且以中國人為主，但越南史家仍稱為「趙朝」，視為其立國的初基。至漢武帝元鼎五年（紀元前一二二年），滅南越分置九郡，置交趾刺史統轄^②，其中九真、日南、交趾三郡為越南地，又重歸于中國版圖。唐高宗設「安南都護府」于河內，于是乃有安南之名。

宋孝宗淳熙元年（一一七四年），封李天祚為安南王，賜安南國王印，越南自此雖已正式獨立，但與中國史地人文關係的密切，治亂安危與共，對中國而言，遠超過其他藩邦。在歷史上，每當中國遭到外侮內亂，無不首先波及越南，而越南有變，亦難免禍及雲南兩廣。至國父領導國民革命，在推翻清廷的十次起義戰役中，以越南為基地而向滇桂粵進軍的，共有四次。毛共在上海租界創黨的初期，即在新加坡組織以吸收南洋華人為對象的「南

俄毛對印支爭奪的經緯與態勢

洋共產黨」，其播種工作便已伸入越南。二次大戰期間，曾派遣代表團駐于越南堡岸，與東洋共黨總書記陳文馨合作^③，可見它對越南的重視。

一九四九年，毛共在北平建立政權之初，亦即召開「亞洲及澳洲工會會議」，對當時尚在以「越南獨立同盟」團結各黨派抗法的越共（勞動黨），即由其出席工會的代表帶回指示，須將共產主義與抗法戰爭並提，接着有河內軍事代表團訪問北平，毛共的後勤支援，及在南寧與文山為勞動黨所成立的訓練基地，使來自大陸的顧問與接受軍政訓練的北越幹部，在河內與日俱增^④。這一方面在顯示毛共立足未穩，便已有問鼎亞洲太平洋地區的野心，並以脅持越南勞動黨赤化印支，以便作為逐步擴張其勢力的始基。

一九五三年韓戰結束，毛共即將得自蘇俄的重武器轉交越共軍，其砲兵與軍事技術人員，更大量湧入北越，乃使抗法戰爭節節升高，來年五月的奠邊府之役，終於擊敗了苦守五十五天的法軍，實際上是得力於毛共的後勤及技術人員大量支援^⑤。這都表示北平與河內的關係，無論從史地人文，以及勞動黨的建黨建軍由毛共所羽翼扶掖經過，所謂的「兄弟般的友誼」，並非泛泛之詞，又豈是蘇俄所能離間？然而正由於雙方關係過於親密，促使越南人唯恐以暴易暴，又成為毛共附庸，遂使蘇俄得以乘虛而入。

當奠邊府會戰前，越共深感兵力不足，毛共已陳重兵於越邊準備馳援，祇等待越共的邀請。等長征發表共產主義無國界，應該邀請毛共出兵參戰的講演時，武元甲迅即要求大家斷不可忘懷越南幾千年來都是中國的屬地藩邦，其退出越南，乃受法國的壓力所使然，並非有意讓越南獨立。如果由毛共出兵驅逐法人，其成功亦不過使越南由法國殖民地變為毛共的附庸而已，所以他強調在任何情況下，都不許毛共出兵參加越南戰爭^⑥。

二 俄、毛對「和」「戰」的爭執

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，由召開到訂結越戰停火協定，都是蘇俄主動促成，毛共雖不得不勉強簽字，但在會議閉幕後，對世局檢討所作成的結論，則表示並不同意「和平共存」，它認為日內瓦會議的成功，是由它以「中國人民的血肉」來「支援越南解放戰爭」的成功。因而指出「亞洲人民的解放戰爭」，既然有了勝利，便應再擴大，再戰爭，以取得更新更大的勝利。這已明白表示毛共所堅持的，是支援亞洲各國共黨武裝奪權，仍然要求河內繼續作為它向外輸出戰爭的夥伴。

蘇俄一手促成越戰停火的居心，亦在它與毛共同時舉行的世局檢討會議結論中表露無遺。它認為由於核武器的產生，世界戰爭業已完全改觀。戰爭的擴大，將使「革命的」、與「反動的」雙方都得不到好處。日內瓦會議，是由它出面與帝國主義者談判，這才使得越共獲得在戰場上得不到的勝利。不僅「解放」了越南，也鬆下了毛共的包袱。因此，它主張要通過「和平共存」途徑，鞏固「社會主義陣營」的勝利，以求得整個世界的最後「解放」。

俄毛「和」「戰」路線之爭，雖到六十年代初期始發生公開爭執，但於此時，已是雙方歧異的開端，這又顯示對印支的「解放」路線，正是俄毛爭執的起點。而河內政權成立後的事務事變？則又決定於它的從「戰」抑或從「和」？由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一年的一段期間，北越埋頭和平建設，且以重工業建設為重點，使熱中於以毛共農業建設為藍本的長征，在遭到黨內外的夾攻下，連勞動黨的總書記職位，也被清門下台，黨的實權，便落入了親俄的第一書記黎笏手中。

再從這一期間，北越所獲得的外援數字，來自蘇俄及東歐國家的，與年俱增；來自毛共的，則相對地逐年下降^⑦，這便是蘇俄針對北越不能不倚賴北平但又唯恐受其脅持的心理，從而使其由一面倒轉變為中間偏俄。越南對毛共統治下的大陸下的西南，具有鎖鑰地位，它進窺東南亞，固然必須夥同河內輸出顛覆叛亂，而防禦反共戰爭輸入鐵幕，也更須以此為藩籬。北越的傾向蘇俄，在毛俄爭執已進入蘇俄陳重兵於其北方的情況下，由北越到處建立光中帝與徵側徵貳廟，狂熱地崇拜他們為民族英雄，而這幾位都是歷史上反抗中國、並侵及兩廣之地的人物，當河內疏毛親俄期間而受到崇拜，便不能不使毛共想到蘇俄爭取北越，含有對它南北鉗制的陰謀。在此第一回合對印支的爭奪，莫斯科已顯然獲勝。

但當一九六一年寮戰再起時，河內則又棄和從戰，迅即出兵入寮，不惜與毛共合夥輸出戰爭，這又是毛共以其早就訓練裝備的一枝寮共武裝，由滇南進入寮北，點燃了寮國的烽煙。如果讓毛軍與寮共的混合部隊佔據了寮國，再進而支援高共與「南解」武裝奪權，則北越便陷於毛共四面包圍中，蘇俄的援助亦鞭長莫及，所以它不得不棄和從戰，但已達成了毛共對它重拾武裝路線以遠蘇俄的要求。莫斯科既不能不同情北越參加寮戰，便祇有拉攏美國重開寮戰和談，於是甘黑維也納會談所產生的第二次日內瓦會議，使永珍出現左右中三派聯合政府，藉以結束寮國戰爭。這是俄毛對印支爭奪的第二回合，蘇俄出奇招，得以轉敗為勝。

三 毛共脅迫北越棄和從戰的策略

由毛共迫使北越不得不參加寮戰，以三派聯合政府的建立而恢復和平，這對蘇俄而言，既已爭取到河內重拾和平路線，且使它在寮國得到了直接領導的中立武裝，並取得華府合作，在毛共輸出戰爭的口岸——寮國建立聯合封鎖線，迫使東南亞各國共黨因失去了來自大陸的支援而不得不放棄戰爭，便祇有依照它在永珍所樹立的聯合政府模型，走向「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」路線，可謂一舉數得。而北越所得的，既已制止了毛共席捲寮國用以包圍它的企圖，又使它卵翼的寮共在永珍聯合政府擁有席位的三分之二，正適合於和平奪權。唯有毛共，則是滿盤皆輸，所以它不得不拉攏「南解」，再

迫使河內與它合夥發動越戰。

一九六二年十月，在寮局日內瓦會議閉幕未久，南解總書記阮文孝訪北平，與郭沫若、廖承志發表聯合聲明，指控美國侵略越南，要求在西貢成立聯合政府^⑨，越南戰火已於這一年點燃。我們不難看出毛共是針對「南解」躍躍欲試的心情，及胡志明面對吳廷琰政府在美國援助下，經濟建設突飛猛晉，已使北越一百多萬人南投，如徒以和平建設競賽，則統一南北越的，顯然不會是河內政權，所以北平得以鼓動「南解」要求進軍南越，河內政權也樂得「和」「戰」並行——在接受俄援從事和平建設的同時，以「南解」名義接受毛共軍援向越南發動戰爭。

從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，由加拿大、印度、波蘭所組成的停火監督委員會發表調查報告，證實北越破壞日內瓦協定，不斷派遣武裝部隊進入越南^⑩。波蘭代表既完全仰蘇俄鼻息，印度也對莫斯科馬首是瞻，以致一向對北越不利的調查，無不加以杯葛而不使發表。此次居然宣佈北越破壞停火罪行，可見蘇俄對北越與北平再度合夥發動越戰的惱怒心情。若問北越何以敢於觸怒蘇俄？因為有寮國的前例在，斷定蘇俄為爭取它重走和平路線，便唯有再聯合美國以和談結束戰爭，使永珍聯合政府在西貢翻版，正適合它的要求。

越戰初期，蘇俄對河內不僅不給予軍援，且與華府親切往來，表示毫無敵意，任憑美國在越南給予共軍的懲創，亦無意出面斡旋和談。一九六三年劉少奇訪問河內，與胡志明發表聯合公報，河內聲明反對「修正主義」，北平表示支援越共加強對東南亞的「暴力革命」，以實現「東南亞民族解放」的目標^⑪。在河內，是以「反修」來換取北平加強軍援，並企圖刺激克宮不得不過問越戰；在毛共則認為藉此可以將蘇俄勢力排出印支地區。

由於在第二次日內瓦會議期間，美國副代表蘇立文（William Sullivan），在會外會指着毛共代表團調侃地說：「你們妙想美俄發生核子戰爭，這是辦不到的」^⑫。所以毛共斷定蘇俄如果插手以美軍為主的越戰，即將觸發美俄核子戰爭，否則便祇有眼看着北越成為它的戰爭夥伴。誰知克宮乃寄望於詹森實現它必須贏得越戰的聲言：「把戰爭帶到製造戰爭的地方」。越戰既然是由北平所製造，河內不過是戰爭的加工出口區，美國勢必會將轟炸由北越延展到華南。讓美毛作戰，這便是它最大的成功，自然不會介入。

四 蘇俄在印支和戰並行與俄毛鬥爭激烈

至克宮易主，仍然執行「黑魯雪夫主義」的新主人，其所以有柯錫金訪問河內並開始給予軍援，乃由於華府託他促成和談，始悉美國沒有對毛共作戰的決心與勇氣。遂轉而軍援北越使越戰昇高延長，以重振它在河內及寮高的影響力量，既可壓制毛共，又可拖住美國不能脫離越南戰場，且藉口不如此以恢復在河內壓倒毛共對北越的影響力，便不能促成華府所付託的和談，居然贏得詹森政府的相信，並未損害美俄邦交。然而巴黎和談雖由蘇俄幕後所促成，但越寮戰火也在它加強軍援下，日益擴大升高。

此一期間，俄毛對印支爭奪表現得最明顯的，首先是在寮國。親俄派中立部隊司令康立於被刺後，在莫斯科療傷歸來，既被屬下拒絕他回任，且被迫出國流亡，蘇法努馮留俄回國的長子，亦遭「北京派」清門，加以「蘇修反動份子」罪名執行死刑。而毛共所建築的滇寮公路，從鎮越穿越寮北直達與泰邊一水相隔的北濱，且在猛綏與穿過瓦瓶平原和胡志明小徑相聯的十九號公路聯結，另有支線伸向與奠邊府毗連的寮東。

由於以豐沙里為基地的寮共軍政首腦波發（Khammouane Boupha），乃接受毛共指揮而實施統治，遂使瓦瓶平原以北，沿滇寮公路地區，其鐵幕乃從雲南擴展而來，對北越的威脅，比對泰國尤有過之，且寮北居民，多為毛共由滇南移植而入。北越在瓦瓶平原的駐軍始終拒不撤退，至一九七〇年，蘇俄且不惜開罪永珍，讓俄援坦克火箭支援北越軍攻抵猛綏，其目的均在制止毛共勢力從寮境擴張。不過蘇俄所鑒而不捨的，是重組永珍聯合政府，在與美國一致的努力下，此一政府居然又出現於永珍，且於高越沉淪後，寮共已實現了蘇俄所炮製的和平奪權。

在高棉的爭奪，莫斯科早已經由巴黎與高共「赤吉蔑」（Khmer Rouge）建立關係，北平則籠絡到了施亞努的金邊政權。到施某垮台，蘇俄在與龍諾政府保持邦交的同時，並致力於高共與金邊組成聯合政府。毛共除為施亞努在北平建立流亡政權而外，且召開所謂「印支三邦四方面高峯會議」，然後經由北越軍援包括「赤吉蔑」的高棉「王國民族團結武裝」，堅持武裝

奪權。

但據施亞努對美國「新聞週刊」記者透露：北越將毛共給予他的軍品運到他的部隊手中，同時也有蘇俄的火箭等武器^⑬。可見莫斯科並沒有放棄對高共武裝作戰的支援。至尼克森訪毛之前，施亞努在河內有久居不返北平的打算，當周恩來於送走尼克森後，迅即親赴河內促駕，始以專機接回北平，由其經過上海時所得到歡迎場面的偉大，與周恩來爲他接風時痛責蘇俄在高棉搞第三勢力^⑭，都顯示克宮在透過河內爭取此一落魄親王倒向蘇俄。這都說明毛共與美國化敵爲友，已使北越與高共以至施亞努都唯恐橫被出賣，蘇俄亦乘機爭取它們歸心。

五 高越淪陷後蘇俄所佔的優勢

印支戰爭，乃起自北平處心積慮必須夥同河內棄和從戰，以便疏遠蘇俄。至蘇俄軍援河內且普及寮高共武裝而和戰並進，既已使其領導權迅速升高，又造成了美毛鷸蚌之勢，讓它在東南亞坐收漁利，毛共所策動的藉反美亦即排俄的戰爭，便已變成全盤敗局。但在它轉而拉攏美國企圖緩和蘇俄的壓力時，北越及印支夥伴亦難免對它寒心。美軍敢於封鎖北越交通，以雷霆萬鈞的壓力迫使河內不得不訂結巴黎和議，固然是取得俄毛雙方的默契，但毛共如不先邀尼克森訪問，克宮亦不會點頭。所以巴黎和議訂結後，河內及其印支夥伴，對毛共都難免有被它出賣的擔憂，蘇俄自斷不會放棄利用的機會。

高棉淪陷，乃出於毛共對武裝奪權的堅持與一力支援所造成，這從高共政權進據金邊後所發表的感謝函，以北平名列第一，並透露在最後戰局毛共出力最大，均可證明。然而北越與蘇俄均已洞燭其陰謀，仍在造成對北越的包圍態勢。再由寮共親毛派佔優勢的永珍政府，一再要求北越部隊在寮國必須撤離——尤其是瓦瓶平原駐軍，甚至寮共不惜將其桑怒總部遷至靠近雲南的豐沙里^⑮，都不難想見在寮共一面倒的情況下，毛共即可以其控制下的寮高置北越於其包圍中。

毛共對越南可能原沒有支援河內武裝席捲的腹案，所以周恩來在巴黎協定簽署之前，便告知日本議員，指出今後將有三個越南，美國亦將一律承認

^⑬，顯示將越南從中部高原腰斬，讓西貢與越共政權平分，可能是毛美先有默契。故毛共在越南和議告成後，首先與越共政權直接通航，及邀其臨時政府主席阮友壽訪問，並給予無償援助，顯然在企圖撇開河內直接籠絡越共政權，以便與寮高共聯成一氣，俾脅河內不得不向它歸心以排除蘇俄。

然而河內與莫斯科都不能讓毛共在印支實現此項企圖，當高共攻陷金邊之日，越南戰局亦迅即擴大升高，北越不惜傾其全部精銳兵力，挾蘇俄軍接新武器，以破竹之勢，使西貢在金邊易手後未及半月即告沉淪。俄輪亦首先駛抵峴港，運到補給食糧。由越南戰場共軍最後所使用的武器彈藥，來自毛共的遠落於蘇俄之後，而河內於席捲西貢後所發表的感謝支援國家名單，第一名亦爲蘇俄，均表示越戰結束後，蘇俄在河內的地位，顯然比毛共領先。

印支變色後，俄毛在河內所佔的份量，有不少跡象可以分別輕重高低。當七月間印度發生政治風潮時，毛俄對甘地夫人實施「高壓政策」所發表的言論完全迥異，河內「人民軍隊日報」，則與莫斯科站在同一立場，絕對支持甘地夫人對右派的鎮壓^⑯，根本無視於北平對印度當政者的攻擊。像這種在毛俄分歧的問題上一面倒向蘇俄，是河內政權從沒有過的，無異是向北平表示它在勝利後的態度立場。更值得注意的，是從八月中旬到九月初，在北平與河內之間，有幾件很不尋常的事故。

以副總理黎清毅爲團長的北越代表團，與以副首相喬森潘爲首的高棉代表團先後抵達北平，毛共在機場迎接的對前者祇有由李先念率領的少數官員，場面相當冷清。後者則由鄧小平出面，並有大批羣衆到機場熱烈歡迎，而周恩來在醫院接見的次序，對後到兩天的高棉代表團反而先予接見，北越代表團且排在其後^⑰。九月二日，河內慶祝獨立卅週年紀念，暨胡志明墓地落成，此兩項典禮不知爲何並未合併於同一日舉行？當八月廿九日，由蘇俄專家所建築的胡志明墓地落成典禮，毛共代表團尚未到達，蘇俄的黨和政府代表團則已捷足先登。北越領袖所發表的講演，均一致強調蘇俄與北越友誼，蘇俄代表致詞則表示全面支持越南^⑱。

我們認爲這項典禮是北越有意提前舉行，以避免毛共參加而引起不愉快的情事。不過對此一北越視爲聖地的胡志明墓地經由蘇俄專家建築，在毛共已覺難堪，何況河內領袖對俄越友誼的肉麻歌頌，與蘇俄代表承諾對越南

經建全力支持的講詞，都由河內電台反覆全文播報，毛共不僅認爲刺耳，且不能不設法制止蘇俄在籠絡到北越後控制整個印支。

六 寮共親毛派已與右派同被奪權

再從寮國窺視蘇俄夥同北越所造成的態勢：當金邊西貢次第陷落，溥瑪尙認爲永珍聯合政府左右並立的局面仍可維持，其理由是北越所致力在的南北越的統一，至少需要三至五年方可達成，在此一過程中，它需要有中立的寮國，至於寮共方面，又因對美援的需求，亦不會迫使美國撤出永珍。然而事實的發展正好與溥瑪的估計相反，但我們亦不能認爲這位聯合政府總理乃是無稽之談，其變化的因素，乃在於寮共高階層已被迫身不由己，河內方面，亦因毛共企圖從寮高造成對它的包圍圈，故不能不改變初衷，跟隨蘇俄對寮國先下手爲強，用以隔斷毛共與高共的直接聯絡。

以副總理兼外長的寮共「愛國陣線」祕書長馮維吉·溥米，在永珍聯合政府可謂手握重權，他與新聞部長范沙克、經濟部部長蘇斯比，被稱爲親毛派三巨頭。由他們在初期一再制止寮共武裝佔右派軍防地，及多方制止「反右反美」學潮，都不難看出他們的態度與溥瑪的估計一致。惟以寮共少壯派急於奪權，在共軍與左傾學生以鎗桿和羣衆風潮的雙重壓力下，先是中立派武裝投向共軍陣營，繼而有右派部隊紛紛倒戈，所有右派軍政領袖均不得不知難而退，相繼出國流亡。

至七月七日，已經全部變色後的寮國，掌握聯合政府的寮共領袖馮維吉，亦掛冠而前往北平，其餘兩位親毛的部長，也相繼離寮^②，這都顯示毛共在寮共領導階層遭到排擠。再由蘇俄的軍經援助源源而來，其湧入永珍的俄援專家竟達一千五百名之衆^③，便不難看出此一人口不到三百萬的國家竟是誰家天下？很顯然，寮共親毛派乃主張繼續接受美援，仍留住美國在寮勢力以對抗蘇俄。不料蘇俄策動寮共少壯派由下而上，以「反右反美」的羣衆怒潮，將右派與美國勢力驅除殆盡，大量接受俄援而一面倒向莫斯科，使寮共親毛派也同時遭到了他們奪權。

由寮共豐沙里波發部所控制的寮北，沿滇寮公路直達泰邊，雖然是毛共勢力範圍，但北平必須拉攏曼谷建交，使其勢力伸入泰國，方可包圍寮國，

並聯絡高棉，無須經由河內。寮共政權不斷與泰國爲難，並以俄援的龐大巡邏艦隊，在湄公河上經常向泰方挑釁，又多半是替蘇俄向初與北平建交的泰國示威。再從河內宣稱願與東南亞國家建交，但斷不與泰國交往^④，及其不斷宣稱對泰共武裝叛亂給予支援，都與寮共對泰國的態度一致，顯示寮共陣營的排毛，乃與北越蘇俄是立場一致。

七 毛共在高棉的優勢能否保持

從高共政權進據金邊後，第一個派赴外國的訪問團是抵達北平，雖其路線是經過北越，但延至該團於回程期間，始折回河內訪問，並參加其獨立卅週年慶典，可見毛共在高棉所佔的地位遠比北越優先。加上由喬森潘所率領的訪毛代表團，已將施亞努接回金邊，使其元首地位從此名實相符。這位接受過毛共養多年的流亡王子，其歸國正位，既然完全是得力於北平的支持，更顯示今後的高棉，毛共佔有壓倒性的地位，蘇俄在此已毫無立場。

是否如此？我們須先透視高棉變色後，其變化多端的複雜政情。高棉反龍諾的武裝乃由三部份湊合而成：除喬森潘所領導的土共「赤高棉」而外，另有「吉蔑越盟」(Khmer Vietnam)——亦稱「吉蔑隆多」，這是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後，由越共將高棉兩營抗法武裝部隊帶回北越所養而成，至一九七〇年金邊政變，始被送回高棉參戰，所以被稱爲「半高棉人」。其次是「吉蔑解放軍」(Khmer Runn Doh)，爲高棉皇室子弟所率領的部隊，與少數民族及私梟武裝合組而成，視爲施亞努的嫡系。

過去由於面對美國支持的龍諾政府作戰，三方面都在施亞努流亡政府旗下，接受來自毛共經由北越轉運到來的軍援，蘇俄亦有軍援併由河內轉手，而實際負責統率軍政工作的，則爲副首相兼外長及三軍總司令喬森潘。這種五方雜集各有國際背景集團，在已達成了推翻龍諾政府的目標後，自然會各自爭奪政權，喬森潘在統馭上已遭到了困難，所以不得不組成執政團而實行集體領導。

但到六月間，高棉內部的集體領導既發生分裂，且演成武裝衝突；對外又與越共及北越形成領土戰爭。據六月廿四日曼谷英文郵報報導，由施亞努叔父亞蘭賽所領導的武裝部隊，在金磅遜、磅士卑、柴楨等地向高共發動廣

泛攻擊，再由金邊電台不斷聲稱，為保衛疆土，不惜代價作戰，更證實難民所傳，越共與高共軍在為爭奪童島、潘島而展開戰爭。前者顯示「吉茂解放軍」在為施亞努不能回國而戰，其間當有毛共的背景；後者具有河內為「吉茂越盟」爭取權力的成份。

接着有黎笏所率的北越代表團訪問金邊^②，而親河內的英薩利與宋成，便成為分別掌握外交與國防的副首相，久不露面的喬森潘亦率英薩利等組團訪毛，將施亞努接回金邊。可見河內已先將金邊重權由其代理人掌握到手後，始將施亞努接回，一以招撫施的嫡系武裝不再叛亂；一以安撫北平不致為此對河內反目成讎。據波昂「世界日報」指出，自高越淪陷後，毛共對北越已採取一連串的海上示威性行動，起因於對高棉地位之爭。證之以武元甲於八月五日在海防號召海軍「粉碎敵人侵略」陰謀，及范文同要求北平談判雙方邊界問題，得到的答覆，是並沒有需要談判的邊界^③。更可窺知高棉代表團的訪問北平，是河內不得不以此緩和毛共所施予的軍事壓力。

誠然毛共給予了高棉十億美元的貸款，另外尚有軍經援助，依照所簽訂的經技協定，毛共專家顧問，即將大批擁入金邊。再由雙方所發表的聯合公報，有緊密團結以反對「霸權」的聲明^④，表明高共政權已一面倒向毛共而反俄。但施亞努既沒有實權，喬森潘雖已以親毛姿態出現，但國防與外交實權都已旁落於親河內派手中。何況「赤吉茂」陣營親俄的大有其人。以北越為實現胡志明組成印支聯邦的構想而不顧一切，蘇俄再從而大力支持，毛共企圖以高棉為其印支的前哨基地，適足驅使北越與蘇俄合力在高棉與它鬥爭

八 結論

九月廿二日，由黎笏所率領的北越黨政代表團已抵達北平，一般推測毛共邀請該團訪問的目標，在談判蘇俄向印支伸展勢力的問題，並以阻止河內將金蘭灣租予蘇俄為重心。據英國前首相奚斯於九月廿一日會見毛澤東後，在北平向法新社記者透露：毛某向他指出蘇俄對越南的軍事基地，乃害「單

相思」，他並不認為莫斯科在越南可以行使永久性的影響力，亦不可能在那裏建立永久海軍基地^⑤。這便不難看出北越代表團此次抵達北平，其談判確是以阻止蘇俄勢力向印支伸展為重心。

黎笏向鄧小平所表露的北越在毛俄之間採超然立場，這是胡志明所留下的法寶，雖然它傾向蘇俄，祇是為了爭取援助並藉以阻毛共置它於附庸，但在短期內亦不敢為親俄而觸怒毛共。所以今後它將是利用俄毛互鬥的形勢，將其黨的力量在三邦升高領導權，以便組成印支聯邦，到羽翼已成，再與毛共一較短長。對蘇俄租借金蘭灣的要求，它正好借毛共的強烈反對加以婉拒，不過泰國將成為毛俄加上北越為爭奪印支的主要戰場。

註①通鑑「秦記」。

註②史記「南越列傳」及漢書「南粵王傳」。

註③「東南亞新興國家」，朱鶴賓著。

註④⑧「北越內幕」，P. J. 霍尼博士著。

註⑥⑨⑩⑪「毛俄在印支的新爭奪」，本刊，十二卷，五期，拙作。

註⑦⑫「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」，本刊，四卷，六期，黎世芬撰。

註⑬「越南編年史」，默山著。

註⑭美國「新聞週刊」，一九七二、八、四，南洋商報譯載。

註⑮「第三越南陰影」，本刊，十二卷十一期。

註⑯「星島日報」，本年、七、一。

註⑰「星島日報」專用紐約時報香港本年八月十五日電。

註⑱華僑日報，本年、八、卅，及廿九日星島日報。

註⑲「美聯社」永珍電，本年、七、七。

註⑳「泛亞社」曼谷電，本年、八、廿八。

註㉑「南洋商報」，本年、八、十二。

註㉒「星島日報」，本年、八、四。

註㉓「南洋商報」，本年、八、十一。

註㉔「大公報」，本年、八、廿。

註㉕「星島日報」，本年、九、廿二。